

# 南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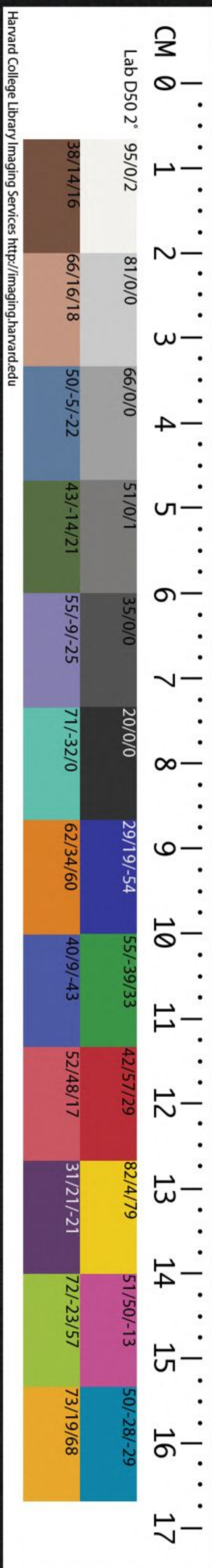
## 卷十八之三十二



17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南齊書卷十八

志第十



梁蕭子顯撰

佛大學漢和  
書館珍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祥瑞



天符瑞命遐哉邈矣靈篇祕圖固以蘊金匱而克石室  
炳契決陳緯候者方策未書啓覺天人之期扶獎帝王  
之運三五聖業神明大寶二謀協贊罔不由茲夫流火  
赤雀實紀周祚雕雲素靈發祥漢氏光武中興皇符爲

盛魏膺當塗之讖晉有石瑞之文史筆所詳亦唯舊矣  
齊氏受命事殷前典黃門郎蘇侃撰聖皇瑞應記永明  
中庾溫撰瑞應圖其餘衆品史注所載今詳錄去取以  
爲志云

老子河洛讖曰年曆七七水滅緒風雲俱起龍麟舉宋  
水德王義熙十四年元熙二年永初三年景平一年元  
嘉三十年孝建三年大明八年永光一年泰始七年泰  
豫元年元徽四年昇明三年凡七十七年故曰七七也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關尹云龍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  
也

讖又曰肅草成道德懷書備出身形法治吳出南京上  
卽姓諱也南京南徐州治京口也

讖又曰壇場河梁塞龍淵消除水災泄山川壇場河梁  
爲路也路卽道也淵塞者譬路成也卽太祖諱也消水  
災言除宋氏患難也

讖又曰上參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爲紫庭神龍之崗  
梧桐生鳳鳥舒翼翔且鳴南斗第一星吳分也草屋蕭  
字也又蕭管之器像鳳鳥翼也

讖又曰蕭爲二士天下大樂二士主字也

讖又曰天子何在草中宿宿肅也

尚書中候儀明篇曰仁人傑出握表之象曰角姓合音  
之于蘇偁云蕭角姓也又八音之器有簫管也

史臣曰案晉光祿大夫何禎解音之于爲曹字謂魏氏  
也王隱晉書云卯金音于亦爲魏也候書章句本無銓  
序二家所稱既有前釋未詳偁言爲何推據

孝經鉤命決曰誰者起視名將君者羣也理物爲雄優  
劣相次以期興將太祖小諱也征西將軍蕭思話見之  
曰此我家諱也

王子年歌曰金刀治世後遂苦帝王昏亂天神怒災異  
屢見戒人主三分二叛失州土三王九江一在吳餘悉

稚小早少孤一國二主天所驅金刀劉也三分二叛宋  
明帝世也三王九江者孝武於九江興晉安王子勛雖  
不終亦稱大號後世祖又於九江基霸迹此三王也一  
在吳謂齊氏桑梓亦寄治南吳也一國二主謂太祖符  
運潛興爲宋氏驅除寇難

歌又曰三禾慘慘林茂孳金刀利刃齊刈之刈剪也詩  
云實始翦商

歌又曰欲知其姓草肅肅穀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  
永興福穀道熟成又諱也太祖體有龍鱗斑駁成文始  
謂是黑歷治之甚至而文愈明伏羲亦鱗身也

金雄記曰鑠金作刀在龍里占睡上人相須起又云當復有作肅入草蕭字也易云聖人作之記又云草門可憐乃當悴建號不成易運沸詩云不時時也不成成也建號建元號也易運革命也

讖曰周文王受命千五百歲河雒出聖人受命於巳未至丙子爲十八周旅布六郡東南隅四國安定可久留案周滅殷後七百八十年秦四十九年漢四百二十五年魏四十五年晉百五十年宋六十年至建元元年千五百九年也武進縣彭山舊坐在焉其山崗阜相屬數百里上有五色雲氣有龍出焉宋明帝惡之遣相墓工

高靈文占視靈文先與世祖善還詭荅云不過方伯退謂世祖曰貴不可言帝意不已遣人於墓左右校獵以大鐵釘長五六尺釘墓四維以爲厭勝太祖後改樹表柱柱忽龍鳴響震山谷父老咸志之云

會稽剡縣刻石山相傳爲名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民兒襲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凡三處苔生其上字不可識刊苔去之大石文曰此齊者黃公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黃天星姓蕭字某甲得賢帥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封也

益州齊后山父老相傳其名亦不知所起昇明三年有

沙門玄暢於山丘立精舍其日太祖受禪日也

嵩高山昇明三年四月滎陽人尹午於山東南澗見天  
雨石墜地石間有璽在其中方三寸其文曰戊丁之人  
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又曰皇帝興運午奉璽詣雍  
州刺史蕭赤斧赤斧表獻之

史臣案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董卓而銅人  
毀有卓而世亂世亂而卓亡如有似也晉末嵩高山出  
玉璧三十二宋氏以爲受命之祥今此山出璽而水德  
云謝終始之徵亦有領也

元徽四年太祖從南郊望氣者陳安寶見太祖身上黃  
紫氣屬天安寶謂親人王洪範曰我少來未嘗見軍上  
有如此氣也太祖年十七夢乘青龍西行逐日日將薄  
山乃止覺而恐懼家人問占者云至貴之象也蘇侃云  
青木色日暮者宋氏末運也

泰始七年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元會  
奉伯與太祖同寢夢上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覺  
謂太祖曰兗州當大庇生民弟不見也奉伯卒於宋  
清河崔靈運爲上府參軍夢天帝謂已曰蕭道成是我  
第十九子我去年已授其天子位自三皇五帝至齊受  
命君凡十九人也

宋秦始中童謠云東城出天子故明帝殺建安王休仁  
蘇侶云後順帝自東城卽位論者謂應之乃是武進縣  
上所居東城里也能襄云上舊鄉有大道相傳云秦始  
皇所經呼爲天子路後遂爲帝鄉焉案順帝實當援立  
猶如晉之懷愍亦有徵符齊運旣無巡幸路名或是秦  
舊疑不能詳

世祖年十三夢舉體生毛髮生至足又夢人指上所踐  
地曰周文王之田又夢虛空中飛又夢著孔雀羽衣庾  
溫云雀爵位也又夢鳳皇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  
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及在襄陽夢著桑屐行度

太極殿階庾溫云屐者運應木也臣案桑字爲四十而  
二點世祖年過此卽帝位謂著屐而不行也屐有兩齒  
有聲是爲明兩之齒至四十二而行卽真矣及在郢州  
夢人從天飛下頭插筆來畫上衣兩邊不言而去庾溫  
釋云畫者山龍華蟲也

世祖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夜生無火婢吹灰而火  
自燃

世祖於南康郡內作伎有絃無管於是空中有篪聲調  
節相應

世祖爲廣興相嶺下積旱水涸不通船上部伍至水忽

暴長庾溫云易利涉大川之義也

世祖頓盆城城內無水欲鑿引江流試掘井得伏泉九處皆湧出建元元年四月有司奏延陵令戴景度稱所領季子廟舊有涌井二所廟祝列云舊井北忽聞金石聲卽掘深三尺得沸泉其東忽有聲錚錚又掘得泉沸湧若浪泉中得一銀木簡長一尺廣二寸隱起文曰盧山道人張陵再拜謁詣起居簡木堅白而字色黃謹案瑞應圖浪井不鑿自成王者清靜則仙人主之孔氏世錄云叶精帝道孔書明巧當在張陵宋均注云張陵佐封禪一云陵仙人也

元徽三年太祖在清溪宅齋前池中忽揚波起浪湧水如山有金石響須臾有青龍從池中出左右皆見之昇明元年青龍見齊郡

建元四年青龍見順陽郡清水縣平泉湖中

永明七年黃龍見曲江縣黃池中一宿二日

中興二年山上雲障四塞頃有玄黃五色如龍長十餘丈從西北升天

宋泰始末武進舊塋有獸見一角羊頭龍翼馬足父老咸見莫之識也

永明十年鄱陽郡獻一角獸麟首鹿形龍鬣共色瑞應



圖云天子萬福允集則一角獸至  
十一年白象九頭見武昌

史臣日記云升中於天麟鳳至而龜龍格則鳳皇巢乎  
阿閣麒麟在乎郊藪豈非馴之在庭擾以成畜其爲瑞  
也如此今觀魏晉已來世稱靈物不少而亂多治少史  
不絕書故知來儀在沼遠非前事見而不至未辨其爲  
祥也

昇明三年三月白虎見歷陽龍亢縣新昌村新昌村嘉  
名也瑞應圖云王者不暴白虎仁

建元四年二月白虎見安蠻虔化縣

中興二年二月白虎見東平壽張安樂村

昇明二年騶虞見安東縣五界山師子頭虎身龍脚詩  
傳云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至德則出

昇明三年太祖爲齊王白毛龜見東府城池中

建元二年休安陵獲玄龜一頭

永明五年武騎常侍唐潛上青毛神龜一頭

七年六月彭城郡田中獲青毛龜一頭

八年延陵縣前澤畔獲毫龜一枚

八年四月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頭腹下有萬歡字  
并有卦兆

六月建城縣昌城田獲四目龜一頭下有萬齊字  
九年五月長山縣獲神龜一頭腹下有巽兌卦

中興二年正月邏將潘道蓋於山石穴中獲毛龜一頭  
昇明三年世祖遣人詣宮亭湖廟還福船泊渚有白魚  
雙躍入船

永明五年南豫州刺史建安王子真表獻金色魚一頭  
建元元年八月男子王約獲白雀一頭

九月秣陵縣獲白雀一頭

二年四月白雀集郢州府館

五月白雀見會稽永興縣

永明元年五月郢州丁坡屯獲白雀一頭

三年七月安城王壽第獲白雀一頭

九月南郡江陵縣獲白雀一頭

四月七日白雀見臨汝縣

七年六月鹽官縣獲白雀一頭

八年天門臨澧縣獲白雀一頭

九年七月吳郡錢塘縣獲白雀一頭

八月豫州獲白雀一頭

十年五月齊郡獲白雀一頭

建元元年五月白鳥見巴郡

永明四年三月三足烏巢南安中陶縣庭

八年四月陽羨縣獲白鳥一頭

隆昌元年四月陽羨縣獲白鳥一頭

建元二年江陵縣獲白鼠一頭

永明六年白鼠見芳林園

十年九月義陽郡獲白鼠一頭

永明四年丹陽縣獲白兔一頭

昇明元年六月慶雲見益都

建元元年世祖拜皇太子日有慶雲在日邊

二年華林園醴泉堂東忽有瑞雲周圍十許丈高下與

景雲樓平五色藻密光彩映山徘徊良久行轉南行過  
長船入華池

昇明二年宣城臨成縣於藉山獲紫芝一枝

永明八年三月陽城縣獲紫芝一株

隆昌元年正月襄陽縣獲紫芝一莖

昇明二年四月昌國縣徐萬年門下棠樹連理

九月豫州萬歲澗廣數丈有樹連理隔澗騰枝相通越

壑跨水爲一榦

建元二年九月有司奏上虞縣楓樹連理兩根相去九

尺雙株均聳去地九尺合成一榦

故鄆縣楓樹連理兩株相去七尺大八圍去地一丈仍相合爲樹泯如一木

山陽縣界若邪村有一槻木合爲連理

淮陰縣建業寺梨樹連理

建康縣梨樹耀榱

一本作榱榱

五圍連理六枝

永明元年五月木連理生安成新喻縣又生南梁陳縣閏月璿明殿外閣南槐樹連理

八月鹽官縣內樂村木連理

二年七月烏程縣陳文則家槿樹連理

七月新冶縣槐栗二木合生異根連理去地數尺中央

小開上復爲一

二年正月安城縣榆樹二株連理

二月安陽縣梓樹連理

九月句陽縣之穀山槿樹連理異根雙挺共杪爲一

十二月永寧左郡構木連理

四年二月秣陵縣高天明園中李樹連理生高三尺五寸兩枝別生復高三尺合爲一榦

五年正月秣陵縣華僧秀園中四樹連理

六年四月江寧縣北界賴鄉齊平里三成邏門外路東太常蕭惠基園榎樹二株連理其高相去二尺南大北

小小者傾柯南附合爲一樹枝葉繁茂圓密如蓋  
七年江寧縣李樹二株連理兩根相去一丈五尺  
八年巴陵郡樹連理四株

三月武陵白沙戍槻木連理相去五尺俱高三尺東西  
二枝合而通柯

十二月柴桑縣陶委天家樹連理

永明五年山陰縣孔廣家園檉樹十二層會稽太守隨  
王子隆獻之種芳林園鳳光殿西

九年秣陵縣鬪場里安明寺有古樹衆僧改架屋宇伐  
以爲薪剖樹木裏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始興郡本無欖樹調味有闕世祖在郡堂屋後忽生一  
株

昇明二年十月甘露降建康縣

十一月甘露降長山縣

十二月甘露降彭山松樹至九日止

建元元年九月甘露降淮南郡桃石榴二樹有司奏甘  
露降新汲縣王安世園樹

永明二年四月甘露降南郡桐樹

四年二月甘露降臨湘縣李樹

三月甘露降南郡桐樹

四月甘露降睢陽縣桃樹

五年四月甘露降荊州府中閣外桐樹

六年甘露降芳林園故山堂桐樹

九年八月甘露降上定林寺佛堂庭中天如雨遍地如雪其氣芳其味甘耀日舞風至晡乃止爾後頻降鍾山松樹四十餘日乃止

十月甘露降大安陵樹

中興二年三月甘露降茅山彌漫數里

元徽四年三月醴泉出昌國白鹿山其味甚甘

永明元年正月新蔡郡固始縣獲嘉禾一莖五穗

八月新蔡縣獲嘉禾二莖九穗一莖七穗

十一月固始縣獲嘉禾一莖九穗

二年八月梁郡睢陽縣界野田中獲嘉禾一莖二十三穗

五年九月莒縣獲嘉禾一株

十年六月海陵齊昌縣獲嘉禾一莖六穗

十一年九月睢陽縣田中獲嘉禾一株

昇明二年九月建寧縣建昌村民採藥於萬歲山忽聞澗中有異響得銅鍾一枚長二尺一寸邊有古字

建元元年十月浩陵郡蠶民田健所任巖間常留雲氣

有聲響澈若龍吟求之積歲莫有見者去四月二十七  
日巖數里夜忽有雙光至明往獲古鍾一枚又有一器  
名淳于蠶人以爲神物奉祠之

永明四年四月東昌縣山自比歲以來恒發異響去二  
月十五日有一巖褫落縣民方元泰往視於巖下得古  
鍾一枚

五年三月豫寧縣長崗山獲神鍾一枚

九年十一月寧蜀廣漢縣田所墾地入尺四寸獲古鍾  
一枚形高三尺八寸圍四尺七寸縣柄長一尺二寸合  
高五尺四面各九孔更於陶所瓦間見有白光窺尋無

物自後夜夜輒復有光旣經旬日村民張慶宣瓦作屋  
又於屋間見光照內外慶宣疑之以告孔休先乃共發  
視獲玉璽一鈕璧方八分上有鼻文曰帝真曲阿縣民  
黃慶宅左有園園東南廣袤四丈每種菜輒鮮異雖加  
採拔隨復更生夜中恒有白光皎質屬天狀似縣絹私  
疑非常請師卜侯道士傅德占使掘之深三尺獲玉印  
一鈕文曰長承萬福

永明二年正月冠軍將軍周曾孫於石頭北廂將堂見  
地有異光照城堞往獲玉璽一鈕方七分文曰明玄君  
十一月虜國民齊祥歸入靈丘關聞殷然有聲仰視之

見山側有紫氣如雲衆鳥回翔其間祥往氣所獲璽方寸四分獸鈕文曰坤維聖帝永昌送與虜太后師道人惠度欲獻虜主惠度覩其文竊謂當今衣冠正朔在於齊國遂附道人惠藏送京師因羽林監崔士亮獻之三年七月始興郡民龔玄宣云去年二月忽有一道人乞食因探懷中出篆書真經一卷六紙又表北極一紙又移付羅漢居士一紙云從堯率天宮下使送上天子因失道人所在今年正月玄宣又稱神人授皇帝璽龜形長五寸廣二寸厚二寸五分上有天地字中央蕭字下萬世字

十年蘭陵民齊伯生於六合山獲金璽一鈕文曰年予主世祖治益城得五尺刀一十口永明年曆之數

昇明三年左里村人於宮亭湖得戟戟二枚傍有古字文遠不可識

秦始中世祖於青溪宅得錢一枚文有北斗七星雙節又有人形帶劍及治益城又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永明七年齊興太守劉元寶治郡城於塹中獲錢百萬形極大以獻臺爲瑞世祖班賜朝臣以下各有差

十年齊安郡民王攝掘地得四文大錢一萬二千七百十枚品製如一



建元元年郢州監利縣天井湖水色忽澄清出綿百姓採以爲纈

永明二年護軍府門外桑樹一株竝有蠶絲綿被枝莖史臣案漢光武時有野蠶成繭百姓得以成衣服今則浮波幕樹其亦此之類乎

永明八年始興郡昌樂村獲白鳩一頭

二年彭澤縣獲白雉一頭

七年鬱林獲白雉一頭

十年青州涇液戍獲白雉一頭

五年望蔡縣獲白鹿一頭

九年臨湘獲白鹿一頭

六年蒲雋縣亮野村獲白麀一頭

七年荊州獲白麀一頭

八年餘干縣獲白麀一頭

九年義陽安昌縣獲白麀一頭

十年司州清激戍獲白麀一頭

十一年廣陵海陵縣獲白麀一頭

七年越州獻白珠自然作思惟佛像長三寸上起禪靈寺置刹下

七年吳郡太守江敦於錢塘縣獲蒼玉璧一枚以獻

七年主書朱靈讓於浙江得靈石十人舉乃起在水深三尺而浮世祖親投於天淵池試之刻爲佛像  
二年順陽丹水縣山下得古鼎一枚  
三年越州南高涼俚人海中網魚獲銅獸一頭銘曰作寶鼎齊臣萬年子孫承寶

贊曰天降地出星見先吉造物百品詳之載述

南齊書卷十八終

南齊書卷十九

志第十一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五行

木傳曰東方易經地上之木爲觀故木於人威儀容貌也木者春生氣之始農之本也無奪農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無貪欲之謀則木氣從如人君失威儀逆木行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酒不顧禮制出

入無度多發繇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奪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以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故曰木不曲直宋泰豫元年京師祗垣寺皂莢樹枯死昇明未忽更生花葉京房易傳曰樹枯冬生不出二年國喪君子亡其占同宋氏禪位

建元元年朱爵斲華表柱生枝葉

建元初李子生毛

二年武陵沅頭都尉治有桑樹方冬生葉京房易傳曰木冬生花天下有喪其占同後二年宮車晏駕

四年巴州城西古樓脚栢樹數百年忽生花

永明六年石子崗栢木長二尺四寸廣四寸半化爲石時車駕數游幸應本傳木失其性也

永明中大船一船無故自沈艚中無水

隆昌元年廬陵王子卿齋屋梁柱際無故出血

建武初始安王遙光治廟截東安寺屋以直廟垣截梁水出如淚

貌傳曰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矣下不敬則上無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不從夫不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永明八年四月己巳起陰雨晝或暫晴夜時見星月連

雨積霖至十七日乃止

十一年四月辛巳朔至三月戊寅起而其間暫時晴從四月一日又陰雨晝或見日夜乍見月回復陰雨至七月乃止

永泰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雨至永元元年五月二十一日乃晴京房易曰冬雨天下饑春雨有小兵時虜寇雍州餘應本傳

傳曰大雨雪猶庶徵之常雨也然有甚焉雨陰大雨雪者陰之畜積甚也一日與大水同象曰攻爲雪耳

建元二年閏月巳丑雨雪

三年十一月雨雪或陰或晦八十餘日至四年二月乃止

傳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之出入故雷出萬物出雷入萬物入夫雷者人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開陰則出涉危難而害萬物也

建元元年十月壬午夜電光因雷鳴

十月庚戌電光有頃雷鳴久而止

永明五年正月戊申夜西北雷聲

六年十月甲申夜陰細雨始聞雷鳴於西北上

七年正月甲子夜陰雷鳴西南坤宮隆隆一聲而止

八年正月庚戌夜雷起坎宮水門其音隆隆一聲而止

九年二月丙子西北有電光因聞雷聲隆隆仍續十聲

而止

十年二月庚戌夜南方有電光因聞雷聲隆隆相續丁

亥止

十月庚子電雷起西北

十一月丁丑西南有光因聞雷聲隱隱再聲而止西南

坤宮

十二月甲申陰雨有電光因聞西南及西北上雷鳴頻

續三聲

丙申夜聞西北上雷頻續二聲

辛亥雷雨

傳曰雨雹君臣之象也陽之氣專為雹陰之氣專為霰

陽專而陰脅之陰盛而陽薄之雹者陰薄陽之象也霰

者陽脅陰之符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蝕也

建元四年五月戊午朔雹

永明元年九月乙丑雹落大如蒜子須臾乃止

十一年四月辛亥雹落大如蒜子須臾滅

貌傳又曰上失節而狂下怠慢而不敬上下失道輕法  
侵制不顧君上因以荐飢貌氣毀故有雞禍一曰水歲  
雞多死及爲怪亦是也上下不相信大臣姦宄民爲寇  
盜故曰厥極惡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風俗狂慢  
變節易度則爲輕剽奇怪之服故曰時則有服妖  
永明中宮內服用射獵錦文爲騎射兵戈之象至建武  
初虜大爲寇

永明中蕭詵開博風帽後裘之製爲破後帽世祖崩後  
詵建廢立誅滅諸王

永明末民間制倚勸帽及海陵廢明帝之立勸進之事  
倚立可待也

建武中帽裘覆頂東昏時以爲裘應在下而今在上不  
祥斷之羣下反上之象也

永元中東昏侯自造遊宴之服綴以花采錦繡難得詳  
也羣小又造四種帽帽因勢爲名一曰山鵲歸林者詩  
云鵲巢夫人之德東昏寵嬖淫亂故鵲歸其林藪二曰  
兔子度坑天意言天下將有逐兔之事也三曰反縛黃  
離嘍黃口小鳥也反縛面縛之應也四曰鳳皇度三橋  
鳳王者嘉瑞三橋梁王宅處也

貌傳又曰危亂端見則天地之異生木者青故曰青青

爲惡祥凡貌傷者金沴木木沴金衝氣相通

延興元年海陵王初立文惠太子冢上有物如人長數丈青色直上天有聲如雷

火南方揚光輝出炎爚爲明者也人君向明而治蓋取其象以知人爲分讒佞旣遠羣賢在位則爲明而火氣從矣人君疑惑棄法律不誅讒邪則讒口行內閒骨肉外踈忠臣至殺世子逐功臣以妾爲妻則火失其性上災宗廟下災府榭內燬本朝外燬闕觀雖興師衆不能救也

永明三年正月甲夜西北有野火光上生精西北有四

東北有一竝長七八尺黃赤色

三月庚午丙夜北面有野火光上生精長六尺戊夜又有一枚長五尺竝黃赤色

四年正月丁亥夜有火精三處

閏月丁巳夜有火精四所

十二月辛酉夜東南有野火精二枚

五年十二月丙寅夜西北有野火火上生精一枚長三尺黃白色

六年十一月戊申夜西南及北三面有野火火上生精九枚竝長二尺黃赤色

九年二月丙寅甲夜北面有野火火上生精二枚西北  
又一枚竝長三尺須臾消

永元二年八月宮內火燒西齋璿儀殿及昭陽顯陽等  
殿北至華林牆西及祕閣北屋三千餘間京房易傳曰  
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祕閣與春秋宣榭火同天意若  
曰旣無紀綱何用典文爲也

二年冬京師民間相驚云當行火災南岸人家往往於  
籬間得布火纏者云公家以此禳之

三年正月豫章郡天火燒三十餘家京房易占曰天火  
下燒民屋是謂亂治殺兵作是年臺軍與義師偏衆相  
攻於南江諸郡

三年二月乾和殿西廂火燒屋三十間是時西齋旣火  
帝徙居東齋高宗所住殿也與燒宮占同

傳又曰犯上者不誅則草犯霜而不死或殺不以時事  
在殺生失柄故曰草妖也一曰草妖者失衆之象也

永元中御刀黃文濟家齋前種昌蒲忽生花光影照壁  
成五米其兒見之餘人不見也少時文濟被殺

劉歆視傳有羽蟲之孽謂雞禍也班固案易雞屬巽今  
以羽蟲之孽類是也依歆說附視傳云

建武二年有大鳥集建安形如水犢子其年郡大水



三年大鳥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鳥身備五采赤色  
居多案樂緯叶圖徵云焦明鳥質赤至則水之感也

永明二年四月鳥巢內殿東鴟尾

三年大鳥集會稽上虞其年縣大水

傳曰維水沴火又曰赤青赤祥

建武四年王晏子德元所居帷屏無故有血灑之少日  
而散晏尋被誅

思心傳曰心者土之象也思心不睿其過在瞽亂失紀  
風於陽則爲陰於陰則爲大臣之象專恣而氣盛故罰  
常風心爲五事主猶土爲五行主也一曰陰陽相薄偏

氣揚多爲風其甚也常風陰氣多者陰而不雨其甚也  
常陰一曰風宵起而晝晦以應常陰同象也

建元元年十一月庚戌風夜暴起雲雷合冥從戌亥上  
來

四年十一月甲寅酉時風起小駛至二更雪落風轉浪  
津

永明四年二月丙寅巳時風迅急

十一月巳丑戌時風迅急從西北戌亥上來

五年五月乙酉子時風迅急從西北戌亥上來

七年正月丁卯陽徵陰賊之日時加子風起迅急從北

方子丑上來暴疾浪津寅時止

八年六月乙酉加子時風起迅急暴疾浪津發屋折木塵沙從西南未上來因雷雨須臾風微雨止

九年七月甲寅陽羽廉貞之日時加亥風起迅急從東方來暴疾彭勃浪津至乙卯陰賊時漸微名羽動羽

九月乙丑時加未雷驟雨風起迅急暴疾浪津從西北戌上來

十月壬辰陽羽姦邪之日時加丑風起從北方子丑上來暴疾浪津迅急塵埃五日寅時漸微名羽動宮

十年正月辛巳陽商寬大之日時加寅風從西北上來暴疾浪津迅急揚沙折木酉時止

二月甲辰陽徵姦邪之日時加辰風起迅急從西北亥上來暴疾彭勃浪津至酉時止

三月丁酉陽徵廉貞之日時加未風從北方子丑上來迅急暴疾浪津戌時止

七月庚申陰角貪狼之日時加午風從東北丑上來迅急浪津至辛酉巳時漸微

十一年二月庚寅陽角廉貞之日時加亥風從西北亥上來迅疾浪津丑時漸微爲角動角

七月甲寅陽羽廉貞之日時加巳風從東北寅上來迅

疾浪津發屋折木戊夜漸微爲羽動徵巳巳陽角寬大之日時加未風從戌上來暴疾良久止爲角動商及宮凡時無專恣疑是陰陽相薄

建昌元年三月乙酉未時風起浪津暴急從北方上來應本傳督亂

建武二年三年四年每秋七月八月輒大風三吳尤甚發屋折木殺人京房占獄吏暴風害人時帝嚴刻

永元元年七月十二日大風京師十圍樹及官府居民屋皆拔倒應本傳

傳又曰山之於地君之象也山崩者君權損京陵易處世將變也陵轉爲澤貴將爲賤也

建元二年夏廬陵石陽縣長溪水衝激山麓崩長六七丈下得柱千餘口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題有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閑隸書此秦漢時柱也後年宮車晏駕世變之象也

永明二年秋始興曲江縣山崩壅底溪水成陂京房占山崩人主惡之

傳又曰雷電所擊蓋所感也皆思心有尤之所致也

建元二年閏六月丙戌戌夜震電

四年五月五日雲電圍都雷震於樂遊安昌殿電火焚

蕩盡

永明八年四月六日雷震會稽山陰恒山保林寺刹上四破電火燒塔下佛面窻戶不異也

永明中雷震東宮南門無所傷毀殺食官一人

十一年三月震於東齋棟崩左右密欲治繕竟陵王子良曰此豈可治留之志吾過且旌天之愛我也明年子良薨

傳又曰土氣亂者木金水火亂之

建武二年二月丁巳地震

永元元年七月地日夜十八震

九月十九日地五震

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其於王事兵戎戰伐之道也王者興師動衆建立旗鼓仗旄把鉞以誅殘賊止暴亂殺伐應義則金氣從工冶鑄化革形成器也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輕百姓之命人民不安內外騷動則金失其性蓋冶鑄不化水滯固堅故曰金不從革又曰維木沴金

建武四年明帝出舊宮送豫章王第二女綏安主降嬪選上輦輦上金翅無故自折落地

言傳曰言易之道西方曰兌爲口人君過差無度刑法

不一斂從其重或有師旅炆陽之節若動衆勞民是言不從人君既失衆政令不從孤陽持治下畏君之重刑陽氣勝則旱象至故曰厥罰常陽也

建元三年大旱時有虜寇

永明三年大旱明年唐寓之起

建武二年大旱時虜寇方盛皆動衆之應也

言傳曰下既悲苦君上之行又畏嚴刑而不敢正言則必先發於歌謠歌謠口事也口氣逆則惡言或有怪謠焉

宋泰始既失彭城江南始傳種消梨先時所無百姓爭

欲種植者曰當有姓蕭而來者十餘年齊受禪

元徽中童謠曰襄陽白銅蹄郎殺荊州兒後沈攸之反雍州刺史張敬兒襲江陵殺沈攸之子元琰等

永明元年元日有小人發白虎樽既醉與筆札不知所道直云憶高帝赦原其罪

世祖起青溪舊宮時人反之曰舊宮者窮廩也及上崩後宮人出居之

永明初百姓歌曰白馬向城啼欲得城邊草後句閒云陶郎來白者金色馬者兵事三年妖賊唐寓之起言唐來勞也

世祖起禪靈寺初成百姓縱觀或曰禪者授也靈非美名所授必不得其人後太孫立見廢也

永明中宮內坐起御食之外皆為客食世祖以客非家人名改呼為別食時人以為分別之象少時上晏駕

文惠太子在東宮作兩頭纖纖詩後句云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長王宰相相繼薨徂二宮晏駕

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輒云愁和諦後果有和帝禪位

永明中虜中童謠云黑水流北赤火入齊尋而京師人家忽生火赤於常火熱小微貴賤爭取以治病法以此

火炙桃板七炷七日皆差敕禁之不能斷京師有病癩者以火炙數日而差隣人笑曰病偶自差豈火能為此

人便覺願閒癢明日癭還如故後梁以火德興

文惠太子起東田時人反云後必有癩童果由太孫失位

齊宋以來民間語云擾攘建武上明帝初誅害蕃戚京師危駭

永元元年童謠曰洋洋千里流流翠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告訴脚踏不得起誤殺老姥子千里流者江

祐也東城遙光也遙光夜舉事垣歷生者烏皮袴褶往

奔之跛脚亦遙光老姥子孝字之象徐孝嗣也

永元中童謠云野豬雖嗥嗥馬子空間渠不知龍與虎  
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烏集傳舍頭今  
汝得寬休但看三八後摧折景陽樓識者解云陳顯達  
屬豬崔慧景屬馬非也東昏侯屬豬馬子未詳梁王屬  
龍蕭穎胄屬虎崔慧景攻臺頓廣莫門死時年六十三  
烏集傳舍卽所謂瞻烏爰止於誰之屋三八二十四起  
建元元年至中興二年二十四年也摧折景陽樓亦高  
臺傾之意也言天下將去乃得休息也  
齊宋之際民間語云和起言以和顏而爲變起也後和

### 帝立

崔慧景圍臺城有一五色幡飛翔在雲中半日乃不見  
衆皆驚怪相謂曰幡者事尋當翻覆也數日而慧景敗  
言傳曰言氣傷則民多口舌故有口舌之病金者白故  
有白膏若有白爲惡祥

宋昇明二年颯風起建康縣南塘里吹帛一匹入雲風  
止下御路紀僧真啓太祖當宋氏禪者其有匹夫居之  
水北方冬藏萬物氣至陰也宗廟祭祀之象死者精神  
放越不反故爲之廟以收其散爲之貌以收其魂神而  
孝子得盡禮焉敬之至則神歆之此則至陰之氣從則

水氣從溝瀆隨而流去不爲民害矣人君不禱祀簡宗廟廢祭祀逆天時則霧水暴出川水逆溢壞邑軼鄉沈溺民人故曰水不潤下

建元二年吳吳興義興三郡大水

二年夏丹陽吳二郡大水

四年大水

永明五年夏吳興義興水雨傷稼

六年吳興義興二郡大水

建武二年冬吳晉陵二郡水雨傷稼

永元元年七月濤入石頭漂殺緣淮居民應本傳荊州

城內有沙池常漏水蕭穎胄爲長史水乃不漏及穎胄亡乃復竭

傳曰極陰氣動故有魚孽魚孽者常寒罰之符也

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水退不得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未死有聲如牛土人呼爲海鰲取其肉食之

永元元年四月有大魚十二頭入會稽上虞江大者近二十餘丈小者十餘丈一入山陰稱浦一入永興江皆鳴岸側百姓取食之

聽傳曰不聰之象見則妖生於耳以類相動故曰有鼓



妖也一曰聲屬鼓妖

永明元年十一月癸卯夜天東北有聲至戊夜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其咎在霧亂失聽故厥咎霧  
思心之咎亦霧天者正萬物之始王者正萬事之始失  
中則害天氣類相動也天者轉於下而運於上雲者起  
於山而彌於天天氣動則其象應故厥罰常陰王者失  
中臣下盛強而蔽君明則雲陰亦衆多而蔽天光也

建元四年十月丙午日入後土霧勃勃如火煙

永明二年十一月己亥四面土霧入人眼鼻至辛丑止

二年十一月丙子日出後及日入後四面土霧勃勃如

### 火煙

六年十一月庚戌丙夜土霧竟天昏塞濃厚至六日未

時小開到甲夜後仍濃密勃勃如火煙辛慘人人眼鼻

八年十月壬申夜土霧竟天濃厚勃勃如火煙氣入人

眼鼻至九日辰時開除

九年十月丙辰晝夜恒昏霧勃勃如火煙其氣辛慘入

人眼鼻兼日色赤黃至四日甲夜開除

十年正月辛酉初四面上霧勃勃如火煙其氣辛慘

人人眼鼻

傳曰易曰乾爲馬逾天氣馬多死故曰有馬禍一曰馬

者兵象也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爲怪

建昌四年王晏出至草市馬驚走鼓步從車而歸十餘日晏誅

建武中南岸有一蘭馬走逐路上女子女子窘急走入人家牀下避之馬終不置發牀食女子股脚間肉都盡禁司以聞敕殺此馬是後頗有寇賊

京房易傳曰生子二胷以上民謀其主三手以上臣謀其主二口已上國見驚以兵三耳已上是謂多聽國事無定二鼻以上國主久病三足三臂已上天下有兵其類甚多蓋以象占之

永明五年吳興東遷民吳休之家女人雙生二兒胷以下齊以上合

京房易傳曰野獸入邑其邑大虛又曰野獸無故入邑朝廷門及宮府中者邑逾且虛

永明中南海王子罕爲南兗州刺史有麀入廣陵城投井而死又有象至廣陵是後刺史安陸王子放於鎮被害

建武四年春當郊治圓丘宿設已畢夜虎攫傷人建武中有鹿入景皇寢廟皆爲上崩及禪代也凡無占者皆爲不應本傳

贊曰木怪夔颺火爲水妃土實載物金作明威形聲異迹影響同歸皆由象應莫不類推

南齊書卷二十

列傳第一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皇后

六宮位號漢魏以來因襲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貴嬪夫人貴人爲三夫人脩華脩儀脩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爲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爲散職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竝加金章紫綬佩于

寘玉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爲溫恭之稱妃爲亞后之名  
進同貴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國降淑媛以比  
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建元三年太子宮置三  
內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  
○宣孝陳皇后諱道正臨淮東陽人魏司徒陳矯後父肇  
之郡孝廉后少家貧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  
不改嫁于宣帝庶生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  
生太祖太祖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  
之覺而乳大出異而說之宣帝從仕在外后常留家治  
事教子孫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也后歎

曰我三兒誰當應之呼太祖小字曰正應是汝耳宣帝  
殂後后親自執勤婢使有過誤恕不問也太祖雖從宦  
而家業本貧爲建康令時高宗等冬月猶無縑纈而奉  
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年七  
十三昇明三年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蜜印畫青綬祠  
以太牢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之金紫光  
祿大夫諡曰敬侯后母胡氏爲永昌縣靖君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祖玄之父壽之竝員外  
郎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  
壽之曰恨非是男桓曰雖女亦足興家矣后母寢臥家

人常見上如有雲氣焉年十餘歲歸太祖嚴正有禮法  
家庭肅然宋泰豫元年殂年五十歸葬宣帝墓側今泰  
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鋪有白兔跳起尋之不  
得及墳成兔還棲其上昇明二年贈竟陵公國夫人三  
年贈齊國妃印綬如太妃建元元年尊諡昭皇后三年  
贈后父金紫光祿大夫母栢氏上都鄉君壽之子興道  
司徒屬文蔚豫章內史義徽光祿大夫義倫通直郎  
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朴之給事中父  
璣之左軍叅軍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爲姊妹庾氏勤  
女工奉事太祖昭后恭謹不倦后不能及故不爲舅姑

所重世祖家好亦薄焉性剛嚴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  
衣時有過后加訓罰昇明三年爲齊世子妃建元元年  
爲皇太子妃三年后薨諡穆妃葬休安陵世祖卽位追  
尊皇后贈璣之金紫光祿大夫后母檀氏餘杭廣昌鄉  
元君舊顯陽昭陽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  
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寵姬荀  
昭華居鳳華栢殿宮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  
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廂皆宴樂處也上  
數遊幸諸苑園載宮人從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  
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鍾聲早起裝飾至今此

鍾唯應五鼓及三鼓也車駕數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  
發至湖北埭鷄始鳴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  
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世用爲宮中職僚世祖以  
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祖韶之吳興太守  
父擘之太宰祭酒宋世太祖爲文惠太子納后桂陽賊  
至太祖在新亭傳言已沒宅復爲人所抄掠文惠太子  
竟陵王子良奉穆后庾妃及后挺身送后兄昺之家事  
平乃出建元元年爲南郡王妃四年爲皇太子妃無寵  
太子爲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后床帷陳設故舊

釵鑷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爲皇太孫太妃鬱林卽位尊  
爲皇太后稱宣德宮贈后父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豐  
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太廟高宗卽位出居鄱  
陽王故第爲宣德宮永元三年梁王定京邑迎后入宮  
稱制至禪位天監十一年薨年五十八葬崇安陵諡曰  
安后兄晃義興太守

鬱林王何妃名婧英廬江潯人撫軍將軍戢之女也永  
明二年納爲南郡王妃十一年爲皇太孫妃鬱林王卽  
位爲皇后嫡母劉氏爲高昌縣都鄉君所生母宋氏爲  
餘杭廣昌鄉君將拜鏡在床無故墮地其冬與太后同

日謁太廟后稟性淫亂爲妃時便與外人姦通在後宮復通帝左右楊珉之與同寢處如伉儷珉之又與帝相愛褻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賞賜人百數十萬以世祖耀靈殿處后家屬帝被廢后貶爲王妃

海陵王王妃名韶明琅邪臨沂人太常慈女也永明八年納爲臨汝公夫人鬱林卽位爲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爲皇后其年降爲海陵王妃

明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孫也太祖爲高宗納之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延興元年贈宣城王妃高宗卽位追尊爲

敬皇后贈父通直郎景猷金紫光祿大夫母王氏平陽鄉君永泰元年高宗崩改葬祔于興安陵

東昏褚皇后名令璩河南陽翟人太常澄女也建武二年納爲皇太子妃明年謁敬后廟東昏卽位爲皇后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黃淑儀生太子誦東昏廢竝爲庶人和帝王皇后名薜華琅邪臨沂人太尉儉孫也初爲隨王妃中興元年爲皇后帝禪位后降爲妃

史臣曰后妃之德著自風謚義起閨房而道化天下縹盆獻種罔非耕織佩管晨興與子同事可以光熙閭業作儷公侯孝昭二后竝有賢明之訓不得毋臨萬國寶

命方昌椒廷虛位有婦人焉空慕周興禎符顯瑞徒萃  
徽名若使掖作同休陰教遠燮則馬鄧風流復存乎此  
太祖創命宮禁貶約毀宋明之紫極革前代之踰奢衣  
不文繡色無紅采永巷貧空有同素室世祖嗣位運藉  
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構香栢文檉花梁繡柱雕金鏤  
寶頗用房帷趙瑟吳趨承閑奏曲歲費傍恩足使充牣  
事由私蓄無損國儲高宗仗數矯情外行儉陋內奉宮  
業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風大扇銷糜海內以贍浮飾  
哲婦傾城同符殷夏嗚呼所以垂戒於方來也  
贊曰宣武孝則識有先知高昭誕武世載母儀裴穆儲

闈位亦從隳明敬典冊配在宗枝秋宮亦遽軒景前虧  
文安廢主百憂已離中興秉制揖讓弘規



南齊書卷二十終

列傳第二

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二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文惠太子

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爲太祖所愛姿容豐潤小字白澤宋元徽末隨世祖在郢世祖還鎮益城拒沈攸之使太子勞接將帥親侍軍旅除祕書郎不拜授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

主簿事寧世祖遣太子還都太祖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勅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秘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改除中書郎遷黃門侍郎未拜昇明三年太祖將受禪世祖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爲持節都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戶江左未有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進號征虜將軍先是梁州刺史范栢年誘降

晉壽亡命李烏奴討平氏賊楊城蘇道熾等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栢年遣將陰廣宗領軍出魏興聲援京師而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烏奴勸栢年據漢中不受命栢年計未決玄邈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爲變乃遣說栢年許啓爲府長史栢年乃進襄陽因執誅之栢年梓潼人徙居華陽世爲土豪知名州里宋泰始中氏寇斷晉壽道栢年以倉部郎假節領數百人慰勞通路自益州道報命除晉壽太守討平以賊遂爲梁州栢年彊立善言事以應對爲宋明帝所知旣被誅巴西太守柳引稱啓太祖勅荅曰栢年幸

可不爾爲之恨恨時襄陽有盜發古塚者相傳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是時州遣按驗頗得遺物故有同異之論會北虜南侵上慮當出樊沔二年徵爲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鸞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

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旣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旣當成服之日吉凶不容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解侍中上以太子哀疾不宜居石頭山障移鎮西州四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卽位爲皇太子初太祖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爲口實旣正位東儲善立名尚禮接文士畜養武人皆親近左右布在省闈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以擿句令太僕周顥撰

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  
傳王儉曰曲禮云無不敬尋下之奉上可以盡禮上之  
接下慈而非敬今摠同敬名將不爲昧儉曰鄭玄云禮  
主於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通則忠惠可  
以一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同愛敬  
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以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徵  
據禮云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此則其義太子曰資敬  
奉君資愛事親兼此二塗唯在一極今乃移敬接下豈  
復在三之義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逮下不慢  
而已太子曰敬名雖同深淺旣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

疑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畧言深淺已見傳云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  
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祿大夫張緒緒曰愚謂恭敬是  
立身之本尊卑所以竝同太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  
接下之稱尚書云惠鮮鰥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緒曰  
今別言之居然有恭惠之殊總開記首所以共同斯稱  
竟陵王子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太  
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耳臨川  
王暎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  
不以總畧而礙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十

一人竝以筆對太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相主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動爲德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爲德君自體天居位震雷爲象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儉又諮太子曰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夫孝理弘深大賢方盡其致何故不授顏子而寄曾生太子曰曾生雖德慙體二而色養盡禮去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在於此儉曰接引非隔弘宣雖易去聖轉遠其事彌輕旣云人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太子曰理旣有在不容以人廢

言而况中賢之才弘上聖之教寧有壅塞之嫌臨川王暎諮曰孝爲德本常是所疑德施萬善孝由天性自然之理豈因積習太子曰不因積習而至所以可爲德本暎曰率由斯至不俟明德大孝榮親衆德光備以此而言豈得爲本太子曰孝有深淺德有大小因其分而爲本何所稍疑太子以長年臨學亦前代未有也明年上將訊丹楊所領囚及南北二百里內獄詔曰獄訟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貳宜時詳覽此訊事委以親決太子乃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亦分途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

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風韻甚和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極山水慮上宮望見乃傍門列脩竹內施高鄣造游牆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善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矣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世祖引前例求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役築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觀者傾京師上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

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匿之由是見責太子素多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十年豫章王嶷薨太子見上友于旣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曰臣地屬元良業微三善光道樹風於焉蓋闕晨宵恐懼有若臨淵攝生舛和構離痾疾大漸惟幾顧陰待謝守器難永視膳長違仰戀慈顏內懷感哽竊惟死生定分理不足悲伏願割無已之悼損旣往之傷寶衛聖躬同休七百臣雖沒九泉無所遺恨時

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又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  
司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宮臨哭盡  
哀詔斂以袞冕之服諡曰文惠葬崇安陵世祖履行東  
宮見太子服翫過制大怒勅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  
堂爲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內  
懷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  
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  
誅害

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壽夭悠悠尚嗟恒事況夫  
正體東儲方樹年德重基累葉載茂皇家守器之君已  
知耕稼雖溫文具美交弘盛迹武運將終先期夙殞傳  
之幼少以速顛危推此而論亦冥數矣

贊曰二象垂則三星麗天樹嫡惟長義匪求賢方爲守  
器植命不延

南齊書卷二十一終

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三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豫章文獻王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寬仁弘雅有大成  
之量太祖特鍾愛焉起家為太學博士長城令入為尚  
書左民郎錢唐令太祖破薛索兒收封西陽以先爵賜  
為晉壽縣侯除通直散騎侍郎以偏憂去官桂陽之役



太祖出頓新亭壘板嶷爲寧朔將軍領兵衛從休範率  
士卒攻壘南嶷執白虎幡督戰屢摧却之事寧遷中書  
郎尋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責賅伐荊州界  
內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羣蠻怒酉溪蠻王田頭擬  
殺攸之使攸之責賅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  
婁侯篡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  
平民至郡城下嶷遣掾主張英兒率將吏擊破之田都  
自獠中請立而婁侯懼亦歸附嶷誅婁侯於郡獄命田  
都繼其父蠻衆乃安入爲宋順帝車騎諮議參軍府掾  
轉驃騎仍遷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

器也太祖在領軍府嶷居清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  
掩襲宅內嶷令左右儻刀戟於中庭蒼梧從墻間窺見  
以爲有備乃去太祖帶南兗州鎮軍府長史蕭順之在鎮  
憂危旣切期渡江比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  
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物情疑惑必  
先人受禍今於此立計萬不可失蒼梧王殞太祖報嶷  
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卽位轉侍中摠宮內直  
衛沈攸之之難太祖入朝堂嶷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  
袁粲舉兵夕丹楊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嶷遣帳內軍  
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淵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

孫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爲城防實以爲內應也疑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上流平後世祖自尋陽還嶷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千五百戶仍徙都督荆湖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時太祖輔政嶷務在省約停府州儀迎物初沈攸之欲聚衆開民相告士庶坐執後者甚衆嶷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

濫更定鵠格以稅還民禁諸市調及苗籍二千石官長不得與人爲市諸曹吏聽分畚假百姓甚悅禪讓之間世祖欲速定大業嶷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太祖卽位赦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國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持節如故封豫章郡王邑三千戶僕射王儉牋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亡寔須緝理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州慕義自庾亮以來荆楚無復如此美政古人朞月有成而公旬日致治豈不休哉會北虜動上思爲經畧乃詔曰

西關摠司王畿誠爲治要荆楚領馭遐遠任寄弘隆自  
頃公私凋盡綏撫之宜尤重恒日復以爲都督荆湘雍  
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  
持節侍中將軍開府如故晉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  
別以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二州荆州資費歲錢三千  
萬布萬匹米六萬斛又以江湘二州米十萬斛給鎮府  
湘州資費歲七百萬布三千匹米五萬斛南蠻資費歲  
三百萬布萬匹綿千斤絹三百匹米千斛近代莫比也  
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春虜寇司豫二州嶷表遣南蠻  
司馬崔慧景北討又分遣中兵參軍蕭惠朗援司州屯

虜軍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隨鄧衆以爲憂嶷曰  
虜入春夏非動衆時令豫司疆守遏其津要彼見堅嚴  
自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而南也是時纂嚴嶷以荆州  
隣接蠻蠻慮其生心令鎮內皆緩服旣而虜竟不出樊  
鄧於壽春敗走尋給班劍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  
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四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  
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  
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  
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羣亡命積年  
鼓行爲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

之連討不能禽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  
叛結寨於三溪依據深險嶷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爲義  
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遺於坐斬首其黨數百  
人皆散四郡獲安入爲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中書  
監司空揚州刺史持節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  
川王暎府文武配司空府嶷以將還都脩治解宇及路  
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  
千人皆垂泣嶷發江陵感疾至京師未瘳上深憂慮爲  
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金  
石樂敕得乘輿至宮六門太祖崩嶷哀號眼耳皆出血

世祖卽位進位太尉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劔爲三十人  
建元中世祖以事失旨太祖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世  
祖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世祖友愛亦深永明元  
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餘如故手啓上曰陛下以叡  
孝纂業萬寓惟新諸弟有序臣屢荷隆愛叨授台首不  
敢固辭俛仰祇寵心魂如失負重量力古今同規臣窮  
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右已移氣序自頃以來宿疾  
稍纏心慮恍惚表於容狀視此根候常恐命不勝恩加  
以星緯屢見災祥雖脩短有恒能不耿介比心欲從俗  
啓解今職但厝辭爲鄙或貽物誚所以息意緘嘿一委

時運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墜且儲傅之重實非恒選  
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宮臣皆再拜二三之宜何以當  
此陛下同生十餘今唯臣而已友于之愛豈當獨臣鍾  
其隆遇別奉啓事仰祈恩照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子  
良具因王儉申啓未知粗上聞未福慶方隆國祚永始  
若天假臣年得預人位唯當請降貂璫以飾微軀未侍  
天顏以惟畢世此臣之願也服之不衷猶爲身災況寵  
爵乎殊榮厚恩必誓以命請上答曰事中恐不得從所  
陳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  
歲上表曰循革貴宜損益資用治在夙均政由一典伏

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  
俗東北異源西南各緒習以爲常因而弗變緩之則莫  
非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殊非約法明章先令後刑之  
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公用公田秩石迎送舊典之  
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調尚書精加洗覈務令優衷事在  
可通隨宜開許損公侵民一皆止却明立定格班下四  
方永爲恒制從之歲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  
服闋加侍中二年詔曰漢之梁孝寵異列蕃晉之文獻  
秩殊恒序況乃地侔前准勳兼往式雖天倫有本而因  
事增情宜廣田邑用申恩禮增封爲四千戶宋元嘉世

諸王入齋閣得白服羈帽見人主唯出大極四廂乃備朝服自此以來此事一斷上與疑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疑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啓自陳曰臣自還朝便省儀刀捉刀左右十餘亦省唯郊外遠行或復暫有入殿亦省服身今所率仗二俠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事無大小臣必欲上啓伏度聖心脫未委曲或有言其多少不附事實仰希卽賜垂救又啓揚州刺史舊有六白領合扇二白拂臣脫以爲疑不審此當云何行園苑中乘輦出籬門外乘輦鳴角皆相仍如此非止於帶神州者未審此當云何

方有行來不可失衷上答曰儀刀捉刀不應省也俠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還正是耳亦不曾聞人道此吾自不使諸王無仗況復汝耶在私園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鳴角及合扇并拂先乃有不復施用此來甚久凡在鎮自異還京師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輦事隨時而改亦復有可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儉諸人量衷但令人臣之儀無失便行也又啓曰臣拙知自處聞於疑訪常見素姓扶詔或著布屨不意爲異臣在西朝拜王儀飾悉依宋武陵事例有二鄣扇仍此下都脫不爲疑小兒奴子並青布袴衫臣齋中亦有一人意謂

外度所服不疑與羊車相類曲荷慈旨今悉改易臣昔  
在邊鎮不無羽衛自歸朝以來便相分遣俠轂白直格  
置三百許人臣頃所引不過一百常謂京師諸王不煩  
牽仗若郊外遠行此所不論有仗者非臣一人所以不  
容方幅啓省又因王儉備宣下情臣出入榮顯禮容優  
泰第宇華曠事垂素約雖宋之遺製恩處有在猶深非  
服之慙威衛之請仰希曲照上答曰傳詔臺家人耳不  
足涉嫌鄣扇吾識及以來未見故有救耳小兒奴子本  
非嫌也吾有所聞豈容不救汝知令物致議耶吾已有  
救汝一人不省俠轂但牽之吾昨不通仗事儉已道吾

卽令答不煩有此啓須閒言自更一二又啓曰違遠侍  
宴將踰一紀憂苦閒之始得開顏近頻侍座不勝悲喜  
沾飲過量實欲仰示恩狎令自下知見以杜游塵陛下  
留恩子弟此情何異外物政自彊生閒節聲其厚薄伏  
度或未上簡臣前在東田承恩過醉實思歎往秋之謗  
故言啓至切亦令羣物聞之伏願已照此心前侍幸順之  
宅臣依常乘車至仗後監伺不能示臣可否便互競啓  
閒云臣車逼突黃屋麾旄如欲相中推此用意亦何容  
易仰賴慈明卽賜垂救不爾臣終不知闇貽此累比日  
禁斷整密此自常理外聲乃云起臣在華林輒捉御刀

因此更嚴度情推理必不容爾爲復上啓知耳但風塵  
易至和會實難伏願猶憶臣石頭所啓無生閒縫比閑  
侍無次畧附茹亮口宣臣由來華素已具上簡每欲存  
衷意慮不周或有乖常且臣五十之年爲翫幾時爲此  
亦復不能以理內自剝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改脩正  
而已小小製置已自仰簡徃歲收合得少雜材并蒙賜  
故板啓榮內許作小眠齋始欲成就皆補接爲辨無乖  
格製要是檉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齋亦爲華屋  
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乃  
有栢屋製甚古拙內中無此齋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

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旣多不一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爲  
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否臣公家住止率爾  
可安臣之今啓實無意識亦無言者太子亦不知臣有  
此屋政以東宮無而臣自處之體不宜爾爾所啓蒙允  
臣便當敢成第屋安之不疑陛下若不照體臣心便當  
永廢不脩臣自謂今啓非但是自處宜然實爲微臣往  
事伏願必垂降許伏見以諸王舉貨屢降嚴旨少拙營  
生已應上簡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細所資皆是  
公潤臣私累不少未知將來罷州之後或當不能不試  
學營覓以自贍連年惡疾餘顧影單回無事畜聚唯逐



手爲樂耳上答曰茹亮今啓汝所懷及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啓事凡諸會敕此意可尋當不關汝一人也宜有敕事吾亦必道頃見汝自更委悉書不欲多及屋事慎勿彊厝此意白澤亦當不解何意爾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嶷求解太傅不許皇孫婚竟又陳解詔曰公惟德惟行無所厝辭且魯且衛其誰與二方式範當時流聲史籍豈容屢秉撝謙以乖期寄嶷常慮盛滿又因宮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世祖卽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

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爲治存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起啓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兇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豈得不仰啓所懷少陳心款山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願於此可見齊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百姓猶險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撻籍檢工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寓宙之內何可周視公家

何嘗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此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第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况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兇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紘紘久欲上啓閑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留神思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已爲義勇所破官軍昨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辨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五年進位大司馬八年給阜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嶷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他位隆重深懷

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脩理之七年啓求還第上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嶷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崗上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游幸唯嶷陪從上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嶷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嶷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上謀北伐以虜所獻氍毹車賜嶷每幸第清除不復屏人上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嶷如庾氏常有疾瘳上幸後堂設金

石樂宮人畢至每臨幸輒極日盡歡疑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偕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十年上封疑諸子舊例千戶疑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百萬營功德疑又啓曰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走術官泉開藏府慈寵優渥備極人臣生年疾迫遽陰無幾願陛下審賢與善極壽蒼昊彊德納和爲億兆御臣命違昌數奄奪恩憐長辭明世伏涕嗚咽薨年四十九其日上再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曰疑明哲至親勲高業始德

懋王朝道光區縣奄至薨逝痛酷抽割不能自勝柰何柰何今便臨哭九命之禮宜備其制斂以衮冕之服溫明祕器命服一具衣一襲喪事一依漢東平王故事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大官朝夕送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竟陵王子良啓上曰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致衮章之典廢而不傳寔由人缺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輕重德

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闕令終之美  
猶饗褻贈之榮況故大司馬仁和著於天性孝悌終於  
立身節義表於勤王寬猛彰於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  
接下無毀傷之容淡矣止於清貞無喜愠之色悠然棲  
於靜默絕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  
者理實爲難在於令行無廢斯德東平樂於小善河間  
悅於詩書勲績無聞艱危不涉尚致卓爾不羣英聲萬  
代況今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高顯清譽逾彰富貴  
隆重廉潔彌峻等古形今孰類茲美臣愚忖度未有斯  
例凡庶族同氣愛睦尚少豈有仰覩陛下垂友于之性

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遊處何事不同分  
其均味何珍不等未常覩貌而天心不懼見形而聖儀  
不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沒在聖目號  
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遷旦  
神儀損耗隔宿改容奉瞻聖顏誰不悲悚歷古所未聞  
記籍所不載既有若斯之大德實不可見典服之贈不  
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爲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  
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況事光先烈者寧可缺  
茲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溫庾  
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當有在又詔曰寵章所

以表德禮秩所以紀功慎終追遠前王之盛策累行疇庸列代之通誥故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新除中書監豫章王嶷體道秉哲經仁緯義挺清譽於弱齡發韶風於早日締綸霸業之初翼讚皇基之始孝睦著於鄉閭忠諒彰乎邦邑及秉德論道摠牧神甸七教必荷六府咸理振風潤雨無訾於時候卹民拯物有篤於矜懷雍容廊廟之華儀形列郡之觀神凝自遠具瞻允集朕友于之深情兼家國方授以神圖委諸廟勝緝頌九絃陪禪五岳天不憇遺奄焉薨逝哀痛傷惜震慟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

謀襲吉宜加茂典以協徽猷可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綬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儀依東平王故事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幾何居今之地非心期所及性不貪聚自幼所懷政以汝兄弟累多損吾暮志耳無吾後當共相勉厲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侮若天道有靈汝等各自脩立灼然之分無失也勤學行守基業治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

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唯香火  
槃水干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菓此  
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輦扇繖朔望時節席  
地香火槃水酒脯干飯檳榔便足雖才愧古人意懷粗  
亦有在不以遺財爲累主衣所餘小第未婚諸妹未嫁  
凡應此用本自茫然當稱力及時率有爲辦事事甚多  
不復甲乙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外  
唯下鐵鑲刀一口作冢勿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  
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  
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

子廉等號泣奉行世祖哀痛特至至冬乃舉樂宴朝臣  
上歔歔流涕諸王邸不得起樓臨瞰宮掖上後登景陽  
望見樓悲感乃敕毀之薨後第庫無見錢世祖救貨雜  
物服飾得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  
乃省疑性沉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置鞞  
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  
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  
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牋曰道德以可  
久傳聲風流以浸遠隳稱雖復青簡締芳未若玉石之  
不朽飛翰圖藻豈伊雕篆之無沫丞相冲粹表於天真

淵照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務之規故以業  
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眇邈獻筭不追感纏奉車恨百  
留滯下官夙稟名節恩義軫慕望塚結哀輒欲率荆江  
湘三州僚吏建碑壟首庶微猷有述茂則方存昔子香  
淳德留銘江介鉅平遺烈墮淚漢南況道尊前往惠積  
聯綿者哉下官今便反假無由躬事刊斲須至西州鳩  
集所資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曰  
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孚遺事金石更非後亡  
丞相獨秀生民傍照日月標勝丘園素履穆於忠義譽  
應華袞功迹著於游諧無得而稱理絕照載若夫日用

閫寂雖無取於錙銖歲功宏達諒有寄於衡石竊承貴  
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荆南閱感無地且作紀江漢道  
基分陝衣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盡禮我州之舊  
俗傾壘罷肆鄙士之遺風庶幾弘烈或不泯墜荆江湘  
三州策名不少竝欲各率毫釐少申景慕斯文之託歷  
選惟疑必待文蔚辭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  
無愧之辭訓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榮  
譽澤遍衣食永惟道蔭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目崩心  
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壽吾儕小人貽塵帷蓋豈圖一  
旦遂投此請約荅曰丞相風道弘曠獨秀生民凝猷盛

烈方軌伊旦憇遺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  
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  
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  
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世辭  
宗難或與此約間閭鄙人名不入第歛酬今旨便是以  
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建武中第二子  
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爲文子廉字景藹初嶷  
養魚復侯子響爲世子子廉封永新侯千戶子響還本  
子廉爲世子子除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太子中書舍人前  
軍將軍善撫諸弟子十一年卒贈侍中諡哀世子第三

子子操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准素姓三公長子一  
人爲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爲給事中自此齊末皆  
以爲例永泰元年南康侯子恪爲吳郡太守避王敬則  
難奔歸以子操爲寧遠將軍吳郡太守永元中爲黃門  
郎義師圍城子操與弟宜陽侯子光卒於尚書都座第  
四子子行洮陽侯早卒子元琳嗣今上受禪詔曰襄隆  
徃代義炳彝則朕當此樂推思弘前典豫章王元琳故  
已陵王昭秀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  
傳世祀降新淦縣侯五百戶

史臣曰楚元王高祖亞弟無功漢世東平憲王辭位永



平未及光武之業梁孝惑於勝詭安平心隔晉運蕃輔  
貴盛地實高危持滿戒盈鮮能全德豫章宰相之器誠  
有天真因心無矯率由遠度故能光贊二祖內和九族  
實同周氏之初周公以來則未知所匹也

贊曰堂堂烈考德邁前蹤移忠以孝植友惟恭帝載初  
造我王奮庸邦家有闕我王彌縫道深日用事緝民雍  
愛傳餘祀聲流景鍾

南齊書卷二十二終

列傳第三

